

## 五月的劳动号子

□ 夏牧

五月,初夏的脚步正在走近。此时的祖国大地,冷暖交替,红绿相间。绿色的原野,正演绎着蓬勃的乐章。

童年的五月,最嘹亮最绵长的是劳动的号子。此时北方正犁翻酥土,备耕五谷,南方已插完早稻秧苗,而我的西乡故野,则忙于落谷秧池,沤制绿肥。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播种一季的希望。

回望西乡,春夏的原野是最富生机、最是繁忙的。麦穗挺拔,豆棵丰硕,野花开遍阡陌河畔。早起的牛倌牵牛饮露,啃青复壮。啃饱的水牛,被架上人字形的搁头,脚踏实地地牵拉木犁犁铧,翻起黑油油的沃土。上下冬眠的泥鳅、黄鳝,被犁铧翻上泥瓣,翻身扭身,油光闪亮。犁后是快乐的童仔,提着竹篮,跟着牛倌,边听悠长的号子,边逮泥中扭身的泥鳅、黄鳝。

随后而起的中午炊烟,弥漫起久违的鲜美味道。锅台上忙碌的母亲会说年年一样的老话:“鳅鱼拱斜瓜,

鲜得莫说它。”斜瓜即南瓜,母亲说不惯南瓜,总是一口的“斜瓜”。此时的母亲,把又红又粉的南瓜与鳅鱼加上糖色豆瓣酱一锅红烧,那股鲜美的味道总在五月的锅台上,撩起我们童年味蕾的记忆。

父亲是用牛的老手。三春时节犁田下秧,五月麦黄翻茬,总是带着晨露下田,披着星光归家。这时节的父亲和其他牛倌乡叔们,会手牵老牛,肩扛木犁,转耕于南圩北舍,把心中的希冀变成绵长的号子,一遍又一遍重复,一田又一田犁翻,直到黄麦变绿秧,再转战队里的农场,老牛一圈又一圈地转悠于麦场,把麦把转成金灿灿的麦堆。这收获时节的劳动号子,充实了一季的心绪,也扬起了一季的心欢。

童年的我们,最爱去骑牛啃青。野草蓬勃的时候,我和我的邻居照子,会牵牛走进河堤走进沟渠,然后骑在牛背上,像茶马古道上的马夫一样牵牛赶场。牛在啃草,骑牛的牧童在看

小人画书。一本画书看完,老牛的草肚也已涨鼓。迎着初升的太阳,我们再背着书包上学。而老牛则随父亲的号子,又进入新一天的忙碌。

忙碌的五月,不只有牛倌的号子,还有乡亲们挑担赶路的快活小调。一队又一队的担子队伍,把收割后的麦把挑到河东农场。那哼哼唱唱的小调号子,谁也听不清,谁也不经意,就是那样随口哼哼。声声号子随着麦把担子一路小跑一路哼,一路散落到清晨和黄昏。挑完麦把,又挑庄户人家的粪肥猪脚灰。还是那一成不变的号子声,从庄上哼到田里,把农家肥分布到牛犁翻耕的水茬中,然后栽上密密麻麻的嫩秧苗,再继续接一季秋的希望。

五月农事忙,号子催天亮。乡村的播种和收获,就是从劳动的号子开始,再到劳动的号子结束,一年又一年地起始,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直到故野人影去,黄绿换新装,直到村庄炊烟远,号子成过往……

## 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 王洪武

邻里闲谈,听一大嫂说,她有一亲戚去年五月一日那天生了一个小孩,报户口时,父母将其生日改了,说“五一”这天是劳动节,不能让孩子一辈子劳动、吃苦。

闻之愕然!这里且不说“五一”节生的孩子会不会一辈子吃苦,就问,劳动有什么不好?人类之所以有今天,哪一步能离开劳动?劳动,是点燃智慧的火把,是战胜困难的锐斧,是抵达胜利彼岸的船舟……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塑造人本身。

说让孩子将来学技术、搞科学。然而,您可知技术、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劳动,要驾驭技术、科学,更需要

顽强刻苦地去攀登、去劳动。看古今中外大凡有成就的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艰苦奋斗的典范?他们不仅要付出一定的体力劳动,更要付出大量常人难以承受的脑力劳动。

在这个世界上,人作为个体,不论你以何种角色与何种身份出现,你都首先应该是一个劳动者。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可以让生命个体变得平凡而又伟大,鲜活而又丰满。

一些人却因生活“不如意”等原因,无端将问题归结到神圣的“劳动”上,这显然是一种愚昧。英国诗人布莱克曾吟道:“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

时间悲哀”,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得更明白:“如果你能成功地选择劳动,并把自己的全部精神灌注到它里面去,那么幸福本身就会找到你。”高尔基曾经这样说过: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

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许多人窝在家中多天没有事干。听到复工复产消息后,高兴得不得了。可见劳动已成为人的本能、人的习惯、人的追求,也是人们不可舍弃的一种享受。让我们热爱劳动吧!生命只有在劳动的艰辛里升华,成功是劳动的果实。秋天沉甸甸的喜悦,永远只属于劳动者。

## 劳动之花 最美盛开

□ 梁永刚

前段时间,我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折磨得我寝食难安,心情非常低落。

一天晚上,我照常去小区附近的一家盲人按摩店做理疗。盲人按摩师六十来岁,技术好、人又厚道,收费也不高,每次我颈椎或者腰椎不舒服的时候总去他家光顾。那天晚上我去的时候正赶上他们老两口在吃晚饭,一张小方桌摆在房间的一角,女主人不停地给盲人按摩师往碗里夹菜。看到我进屋,女主人把碗一推,起身和我打招呼,并示意我先坐下。盲人按摩师听出是我的声音,饭也不吃了,执意要我做理疗。我赶紧说,你先吃饭,我等一会儿。在我的劝阻下,盲人师傅又坐了下来,不过明显加快了吃饭速度,不多时便收拾妥当开始为我理疗。

可能是那天晚上仅有我一个顾客的缘故,盲人按摩师显得格外放松,一边为我理疗一边和我聊天。在那晚的交谈中,我对盲人师傅的情况也有了初步了解。原来他的眼睛并不是先天性失明,在八岁那年,他得了一场重病,本来

农村的医疗条件就差,加上家里无钱医治,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落下了双目失明。他告诉我,他老家就在当地很有名的一座寺庙附近,小时候经常和村里的伙伴们去庙里玩,看香客们烧香拜佛。他说那时候每逢初一、十五烧香的人特别多,场面很壮观。我告诉他,现在那座寺庙新建了几个大殿,附近的绿化搞得很漂亮,还专门通了公交车。听到我绘声绘色的描述,盲人按摩师脸上露出了期待的表情,他嘱咐老伴说:“等哪天闲了,你陪着我坐车去庙里转转,我至少有二十几年没去过那里了。”女主人在一旁连连声应允,盲人按摩师开心地笑出了声。说句心里话,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我着实有些吃惊。长这么大,我极少看到盲人如此灿烂的笑。

一个半小时过后,盲人按摩师结束了对我的推拿按摩,毕竟这是个力气活儿,他的额头上布满了一层密密的汗珠。老伴递给他一条毛巾,他擦了一把汗后,摸索着收拾刚才按摩时用到的器具,嘴里不停地哼着歌曲。看着他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我不禁感叹道:“你的心态真好,怪不得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

小很多!”他又一次笑了:“政府对我们残疾人很关心,我开的这个店,包括学按摩技术,都是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帮忙,我已经很满足了。我的想法很简单,每天店里来两个顾客,我就想,今天的房租和各项费用有着落了;再来两个顾客,我就想,俺老两口的吃喝不用发愁了。劳动是最快乐的事,像我这样的残疾人,能有个活儿干就知足,也有尊严,总比困在家里吃低保强。”

那天晚上,我走出盲人按摩店时,如水的凉意笼罩了我全身,街上稀少的行人步履匆匆地往家赶。回想起刚才盲人按摩师的灿烂笑容,我的脚步也轻松了许多。昏黄的路灯暖暖地照在身上,我多日来因病痛折磨而沉重的心情一点点被盲人按摩师的快乐所感染。

正如那位盲人按摩师所言,“劳动是最快乐的事”。其实劳动不仅最快乐,也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才有了我们幸福快乐的每一天。

锋利的木刨,在散发着清香的木料上,来回驰骋。

清脆的声音在空中飞扬,仿佛汗珠在额头上一次次碰撞。

薄薄的刨花散落一地,宛若木心开出的花朵。

乡村里的青葱时光,浇灌着,一位少年对刨花的向往:想凝望那卷曲的心事,如水的花纹,想触摸那柔软的质地、温暖的记忆,想细嗅那清新的气息、悠远的韵味。在远离故土的杳途,在孤寂的为徒生涯,有载着乡音的刨花相伴,心头涌起的是踏实和温暖。

回望灯影斑驳的岁月,已浸染些许沧桑的木匠,不由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眼前,上了油的木刨,闪着清澈的光。在木匠的双手中,它宛如一只战机在起飞,跑道就是脚下的木料。木匠的心、木匠的情、木匠的爱、木匠的恋,也在起飞,在跑道上一次次奔突、回旋、冲刺,却从未飞出亲人的视线。

每一次,从木料粗砺的身体上滑过,木刨的背部总是吐出一卷又一卷飘薄的疼痛,留给世界的,却是永恒的光洁、细腻与美丽。那带着绿叶叮咛的刨花,从岁月的缝隙里,剔出一个个温馨的季节。

每一场,纤尘不染的刨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地上总会铺满厚厚一层,悄然中覆盖了旧时光。那每一片,都像谷穗一样饱满,如西风一样瘦削,似征途一样迢迢。那每一片上,都住着一个鲜明的季节。

每一回,宛若蜻蜓在春风中飞翔,木刨总要怀揣憧憬,一层层推削阳光。刨花闪着金子般的光,直抵幸福的深处。那每一行足迹里,都记载着一份艰辛,寄托着一腔赤忱,蕴含着一种力量。

一场场步履匆遽的忙碌,木匠的双鬓渐撒霜迹,恍如梦中行吟的跋涉者,眼里遍布羽翼,手心满是茧痂,脸上枯纹丛生。来来往往、朝朝暮暮、勤勤恳恳之间,一茬茬刨花如花瓣一般萌生、蓬勃和凋谢。

劳累了一天的木匠,放下了他的累,折叠好他的疲倦,放在枕边;劳累了一生的木匠,走过命运的丘壑、岁月的水程,珍藏每一个流汗的日子。

因为他知道,在人生的轨道上,也有一把木刨:时间。一遍一遍,一天一天,把所有的纯真、青春、理想、热血、梦幻,都变成了一堆轻盈的刨花。

谁能说,这一地刨花里,不浓缩着一位木匠无悔的壮志、无言的寻求呢?

## 行走在马路上

□ 徐红旗

清晨的马路上  
那群劳动者  
奋力挥舞着手中的扫帚  
一寸一寸地  
清洁着我们的大街小巷  
不辍辛劳  
用最美丽的橙色  
装扮着属于我们的这座城市

上下班高峰  
身着藏青色警服的那个人  
准时出现在道路中央  
无论骄阳 无论严寒  
如钟摆 如神针  
那套优美洒落的动作  
不知疲惫地重复着

川流不息的车流  
如织的行人  
秩序井然地行进着  
绘就了文明城市的亮丽风景

